



文會筆錄

□ 13
767
1



文會筆錄一

小學

小學只以朱氏舊本讀之足焉諸家註解勿用也諸家彼善於此則有之句讀是也然其除本註莫忌憚之甚矣嘉言曰如俗說便曉此道理教小學者如此而可也諸家不得此意故於題辭之初收文言之本義於立教之初入中庸之章句小子豈曉之哉吳氏於子夏條取論語圈外之說熊氏蹈襲吳才老議公明宣不知蒐輯

1213
769
1

文會筆錄一

四庫全書

文會筆錄一

文會筆錄一

一

之意也遠矣

○小學序吳氏集解作小學書題按朱子文集作題全小學但答宋深之書中有附去大小學序兩篇之語王氏章句移此於卷末曰近世刻本以此置於書首非朱子之舊今移於此

○習與智長化與心成

漢賈誼傳

○立教內則註唱喏餘冬序錄四十七曰揖相傳曰唱喏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不默然於參會間也唱喏者引氣之聲也宋人記廣庭事實

云虜揖不作聲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為山野之人不知禮法眾所嗤笑契丹之人手於胸前亦不作聲是謂相揖宋人以為恠即宋以前人中國之揖作聲可知今日承元之後揖不作聲久矣而其名唱喏猶存官府升堂公座輿皂排衙獨引聲稱揖豈非唱喏之謂歟此固自有本也○玉篇曰曹大家家本音姑今音加誤即班彪女班固妹也

○人之有道

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道親義別序信有固有也

○明倫內則註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王
母之背故名背子語類九十一

○祭之日自初齊十一日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
以齊之統祭七日戒三日齊坊記七日戒三日宿禮器

朱子那詩傳及答廖子晦連嵩卿論生死書可
考

○孝經始終二字首尾相應則可以見身體不
傷立身行道五等皆同矣方愚讀孝經詩云星
彩滿天朝北極源流是處赴東溟為臣為子不

忠孝辜負宣尼一卷經見宋洪邁所編萬首唐人絕句六十九

○朱子語類第十三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
道理非權也曰然嘉謂此聖法之本意小學之正意也

○纂疏真氏曰孔子五不取即擇婦之法也婦
人深居閨闈美不外著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
家如何爾逆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忠孝之家
也亂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禮法之族也推是
類而求之其不中者鮮矣嘉謂此聖法之本意小學之正意也惟
喪父長子一節先儒以為疑若父雖喪而母賢

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雙峯饒氏曰長子長女也無父而有兄猶可既曰長則又無兄故云無所受命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生亦存其辭焉

○句讀曰無子去惡疾去於義未安若必以爲不去則無以承宗事繼後世也處之亦當以義何至於去耶此皆可疑

○顧應祥曰古者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

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吳訥小學註云逆家爲其逆德也亂家爲其亂人倫也世有刑人爲其棄於人也世有惡疾爲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爲其無所受命也又云喪父長子不娶却可疑若無父之女不復嫁此理蓋不可曉真氏曰喪父長子不娶先儒以爲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兩山墨談云喪父長子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辯是

嫌疑之際君子所當慎者也予謂逆家亂家本
不當取世有刑人必暴橫之家亦不可與之聯
姻世有惡疾如體氣顛癩之類恐其傳染惟喪
父長子似有可疑或者如小學之註爲是若以
許穆夫人例之恐非矣蓋衛宣公烝於庶母而
生太子伋及爲伋娶齊女而好又自娶之是爲
宣姜生壽及朔宣姜與朔譖伋公信之乃令伋
之齊諭盜殺之以白旄爲識壽知之以告伋使
無往伋曰君命不可逃也壽竊伋旄以往盜殺

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無罪也盜亦殺之宣公
卒朔立是爲惠公尚幼齊人使朔之庶兄公子
頑烝宣姜生戴公申文公燬及宋桓夫人許穆
夫人此淫亂之極者故詩人作墻有茨刺之聖
人豈謂無父之女皆其母與人淫媾而生者耶
無非曉人之娶婦當知所擇耳如晉武帝欲爲
太子娶衛瓘女楊后欲納賈充女帝曰衛公女
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
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楊后盛稱

賈女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帝聽之竟納充女賈南風為惠帝后以致敗亂晉國人家為子娶婦可不慎乎惜陰錄又曰古者女有七去不順父母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載於孔子家語今謂之七出議者謂無子惡疾乃其不幸非其罪也出之太過宜改為五出王忠文七出議辯之詳矣近見陳聲伯兩山墨談又云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在律惡疾

無子之列於去疑非聖人之意愚以為此正聖人之意也夫娶妻本為繼嗣也女子以順為正世之女子忌刻者多已既無子又不容其夫置妾以致絕人之嗣者徃徃而是故聖人立法首言不順父母而即繼之以無子使女子知其不執婦道與無子者禮所當去者也庶不敢縱其惡耳若雖無子而能和順逮下是為賢婦也豈一槩去之乎夫婦雖五倫之一然亦以義合者也義合則為夫婦義絕則不為夫婦矣孔門三

世出妻不以爲異後世溺於房室之愛而士大夫又恥於出妻養成婦性之惡有終身受制於妻而不得行其志者聖人制禮正所以扶植綱常也安得謂之過乎至於惡疾雖出於不幸然不可以供粢盛共枕席則去之亦禮也然聖人止言女之所宜去者有是七者若有三不去則又當斟酌而行之矣上同

○有惡疾養之別室可也林學曾疑解言之

○朋友之交親義別序取諸孟子交取諸中庸

○敬身丹書吉滅叶韻從凶叶韻

○語類五十一曰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

○語類八十五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少頃又更加爵弁然後成禮如溫公冠

禮亦做此初裹巾次帽次幘頭

○語類八十九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稽古出于書典謨微子之命曰稽古崇德象賢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

○微子去所以存宗祀論語集註云去此固微子本意也然不合本文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

義可以去者句讀收之失之章句云此一章明事君以忠之意而微子之去則不可則止者也此說得之

○豫讓曰將愧二心者此言可以為懷二心之戒故存之遜志齋之說讀史者之論也

○朱子文集答連嵩卿書曰宿諾者未有以副其諾而預諾之如今人未有此物而先以此物許人之類集解不用此義

○通論合身論之首章其娣上諸本脫又娶于陳

曰厲鳩生孝伯早死十二字出隱三

外篇民之秉彜故雖衰世有嘉言有善行所

謂極天罔墜者也太禹謨云嘉言罔攸伏曲禮云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嘉言善行章句移置處是矣此書先生命劉子澄整頓之當時子澄偶失之耳嘉亦竊疑廣敬身末二條並加明道先生四字非此書之例妄意教人條當在廣立教之末與實立教之末條相應或謂嘉言敬身三不幸條當在立教范詩次善行立教明道言朝條當在嘉言立教胡

文定條次亦是也

○讀史管見二十八云馬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野客叢書十二云後漢孔僖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余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諸葛書非澹尚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淮南子王術訓語也語類百一十六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柳玘曰不恤人言謂將仲子之詩可見

○胡文定曰以忠信不欺為王本吳訥云云陳

選云云陳氏說得之吳氏勦說論語王忠信註

者也

○瞽瞍底豫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是拘幽操之

意不見其有不是處是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

之義也不是處父之不慈見之子之不孝

○文集與吳晦叔書曰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

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

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

之而又不盡更以已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

精微之意愚意以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

○地獄十王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小學大全

辨之增註稍優矣章句曰佛法入中國始於漢

明帝前此之時固有人死而復生者未聞有人

地獄見十王者以未有佛法惑人本無天堂地

獄故也後世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王者乃
平日惑於佛氏之說故精神昏迷恍惚之際惑
心一萌遂成夢耳非真有也王氏此說尤明矣
又有死而復生云生天堂者亦惑於誑誘之夢
耳

○天堂地獄程氏釋氏論見篁墩集詹氏異端辯正

良卿勦說皆謂本生者之事誤為死者之事按

佛書專言施於死者或為生者之事有之

○閻羅地獄詳于義楚六帖幽冥鬼神部矣閻羅

者十王之總司地獄之主也又見於釋氏要覽界趣下矣又

翻譯名義集鬼神篇琰魔之事詳矣地獄篇地

獄之事詳矣寺塔壇幢篇淨土穢土之事詳之

其未引太集經云一切眾生心性本淨心本淨

故煩惱諸結不能染著猶如虛空此則眾生國

土同上法性地獄天宮俱為淨土嘉謂如此說所謂近理而

亂真者也又佛祖統紀三界志天宮地獄之事詳矣

又祖庭事苑第六升天堂下正法念處經云若

持戒心念天樂者斯人汗淨戒如雜毒水以天

樂無常壽盡必退當受大苦是故當求涅槃謂嘉

此亦近于理者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程氏遺書

○文集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眾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

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為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眾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衛決如是而尚可以為道乎

○文集答吳公濟書曰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熹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為制度之間

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祕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為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

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熹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為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伊川語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語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為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幽明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

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眾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感興詩云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

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恒代遺風見史記陳豨傳前漢地理志

○思邈語在文子及淮南子皆膽作志

○程子曰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遺書○語類百三十七曰入乎耳而著乎心者音直略切嘉按入乎耳著乎心荀子語

○文集答程允夫書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

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

○朱子曰腔子乃洛中俗語又曰此身軀殼謂

之腔子語類五十三

○不知道道助辭俗語也唐人詩句用之語錄解義二字

類知道識也又音韻字海首卷末附錄夷語音

釋通用門不知道失藍子○嘉謂失藍子不知知之倭訓失藍知子不

○文字輩一說文字之類一說猶後生輩謂學

者後說庸微讀考之理窟曰學者用心未熟以

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云云前說為是

○橫渠曰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理窟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左傳杜序

○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鑽研始可與言

於醫道者矣千金方一尹和靜尋思淵源錄張繹傳困學紀

聞十九俗語有所本尋思出劉矩傳後漢循吏傳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

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此皆闢其言之妄誕

者為猶謂也佛言萬行具足可謂周徧矣而外

倫理則卑陋邪僻之甚周徧安在哉末疏皆曰
言為所言所為非也語類曰吾儒則自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
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
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
百二又曰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
十六又曰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
見行狀中又曰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
者○同上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

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道將遂絕矣譬如
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同上又
曰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
感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讎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
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
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
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可恕這只
喚做賊邊人五十又曰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
亦是聖人之徒四 二十

○先生舉明道闢異端之說於小學近思以示
之一則為小子能言者一則為君子任道者此
正任孟子所任而然也而以此告于君相朋友
之言散見於文集語類者不暇枚舉焉文集讀
大紀論觀心說別集釋氏論特為此而作之語
類釋門之說亦不一而足焉其要語曰今不消
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

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便不得如此却自
足以斷之矣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
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
不消說

○程子之塾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
門謝客使侯雋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
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雋以告趙公公曰
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
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

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迦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迦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遺書下同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爲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

佛迦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爲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此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爲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爲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

截。外書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遺書下
並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

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澗著水行不得有空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空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善行李退溪答金惇叙書曰嘗見古記有云

南斗司生北斗司死故採死請命皆於北斗此乃術家之邪說耳黔婁之禱特出於迫切之至情徇俗爲之邪正不暇論也其得愈病只是孝感所致大抵孝子至誠動天地致祥異古今此類不可枚數不必致疑於此也朱子所云正禮恐記者之誤子路請禱之事集注盡之不可以多求也此事雖於君父已有迫不得已不請於病者之說今又有爲妻子兄弟之云則是相率而爲巫風不務民義諛瀆鬼神而正道湮矣正

不可容易爲說故引朱先生答滕德粹書以告

之不審厚叙以爲如何自省錄○嘉謂朱子所云正禮者答陳安卿書

語言禮之有正禮爾非記者之誤

○高允條二脫字同或前脫字屬下非也允退

之言可以爲人之戒故不利之劉靜脩之議讀

史者之論也

薛敬軒題四知臺云人間無處不天公笑却

黃金暮夜中千載四知臺下路至今猶自起清

風文清全集

二十二

山谷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曰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書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豫章集

○朱子曰李問陳幾叟借得文定傳本用薄紙真謹寫一部易傳亦然語類百三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

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理窟

○敬軒曰吾性覺疎快寫字有差遺者即此是敬不屬處謹之讀書錄三

○不妄語近思錄補載蔡虛齋曰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別伊川十年方只去得箇矜字而明道少年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言之非難先行其

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皆然
○語類百十四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
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
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
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
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
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
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
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語類十三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
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
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
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
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祖以為一誤悉改根字作銀字

○儀節曰按文公家禮五卷而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夫書不盡言故圖以明之今卷首圖註多不合於本書豈文公所作自相矛盾哉今數其大者言之云云由是推之則圖為後人贅入昭然矣

○程子曰太宗小宗圖于六七年前被人將出後來京師印却便是這本外書嘉謂楊氏儀禮圖解本宗五服圖之所自也歟

○家禮序文集載之無是亦之亦無焉者之者

無究字數作敦崇作敦儀節數作務大學衍義補四十九

引此文餘皆與性理大全同又跋古今家祭禮

三家禮範之文亦可見共見文集

○武林應氏家禮辨瓊山辨之甚明見儀節先生

答蔡季通書曰禮書未附疏本末可寫以見喻

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槩已取家禮四卷并已附

疏者一卷納一哥矣其後更須年歲間方了續集

嘉謂應氏所云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

已成四卷則此耳然此是儀禮經傳通解之家
禮之事而非性理大全所載家禮之書也今通
解家禮六卷蓋後增二卷耳

○李退溪集二十二答李剛而問喪禮書曰大
抵丘文莊好惡頗有不中理處恐不必盡從其
論也又退溪答金氏兄弟問喪禮書見自省錄
○語類冠昏喪祭及雜儀部可見焉

○語類九十曰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
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爲便今塑像高高

在上而祭饌反陳于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
人來問白鹿塑像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
既元用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
像某處有列子廟却塑列子膝坐于地這必有
古像行古禮須是參用今來日用常禮庶或饗
之嘉按白鹿塑像之事詳于文集
跪坐拜說又答曾致虛書言之

○性理大全祠堂小註司馬溫公曰宋仁宗時
嘗詔聽太子少傅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
爲之定制度惟文潞公立廟於西京他人皆莫

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劉氏垓孫曰伊川先生云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今文公先生乃曰祠堂者蓋以伊川先生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堂曰祠堂云

嘉謂劉氏所引程氏遺書之說小學近思具載之

○董叔重問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竊謂君適長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禰其父則不可宗

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立為先君之族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為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百世不遷故曰大宗者繼別子之所自出也

呂氏言別子所自出者謂別子所出之先君也如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桓公一族之大宗不知是也

百世不遷者以其統先君之子孫而非統別之子孫也別子之庶長義不禰別子而自為五世小宗之祖其適子繼之則為小宗小宗者繼別子庶子之所自出也故惟及五世五世之外則無服蓋以其

統別之子孫而非統先君之子孫也不知是否
伏乞垂誨曰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
國家之衆子不繼世一字若其間有適子則衆兄
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宗其長者爲
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即是此衆子
既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即是大宗
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之衆子既沒之後其
適長子又宗之即爲繼禰之小宗每一易世高
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爲祖免之親不復相宗

矣所謂五世而遷也

文集

○郭子從問影堂序位曰古者一世自爲一廟
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
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
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
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
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
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
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

室而以右為上自可檢者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

文集

○先生行狀曰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

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

書籍器用必整

儀節曰按勉齋作文公行狀云先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

拜家廟及先聖及觀考亭石刻遺像則其服乃上衣下裳之制而其中亦非幅巾高而硬虛而朗兩脚下垂冠形外見僅足容髮亦比緇冠而小心其疑之遇博古者輒訪之無有知者及觀

大正集載其晚歲所作客位榜有云遵用舊京故事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則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然後知畫像之服乃晚年致仕之野服非深衣也求其制度不可得後于羅氏王露中得其衣之制度乃上衣下裳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頭帶皆用其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皆以青或皂綠之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惟巾冠之制不可考姑附于此以俟知者

○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啓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

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
 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
 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語類百七先生
 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
 布為之濶袖皂椽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
 服或有任官及它官相見易窄衫而出同問衣
 裳制度曰也無制度但書像多如此故效之又
 問有尺寸否曰也無稽攷處那禮上雖略說然
 也說得沒理會處同上

○兼味道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
 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曰向見今
 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
 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文集
 ○答廖子晦書曰向見濂溪家本畫像服紫當
 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
 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
 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鞞

了別集

○外書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博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謂先生在洛中常裹昌黎巾○祁寬所記尹和靖語又曰伊川所戴帽桶八寸簷七分四直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

○答徐志伯書曰堂中四壁環列前輩之象吾乃幅巾便服而遊燕寢臥於其中似亦非便鄉聞劉子澄在衡陽作朱陵道院自居正堂而以

兩廡為前賢祠堂嘗竊疑其非是恨渠已去不及正之也橫渠先生亦言傳得夫子畫像而無可設之處正為此耳幸試思之此雖細故其間亦自不容無義理也文集○橫渠說見理窟

○郭子從問主式祠版曰伊川主式雖云殺諸侯之制然今亦未見諸侯之制本是如何若以為疑則只用牌子可也安昌公荀氏是晉荀勗非孫氏也但諸書所載厚薄之度有誤字耳士大夫家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江

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側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按它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爲文故徐潤云又按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後人誤故也

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

則側面潤於正面矣決無此理當以集禮爲正○文集

○潘子善問程先生文集中主式與古今家祭禮長短不同所謂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不知

當用今何尺古今家祭禮中有古尺樣較之今尺又不止五寸五分注云省尺省尺莫是今淮尺否曰主式適檢二書高低雖有少不同然本只要見式樣其高廣之度自有尺寸初不取此爲準也省尺乃是京尺溫公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郎家必有此本可轉求之其圖并有古尺數等此舊有之今久不見矣

文集

○胡伯量問按程先生定主式中尺法注云當

今省尺五分弱初欲用此及以裁度覺全然短
狹舜效云沙隨程氏尺法與今尺相近曾聞先
生以為極當其尺法已失之矣不若且只以人
身為度某乃遵用及因讀禮見鄭氏注苴經太
經之下云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今人之手約之
覺得程先生之法深合古制未審先生當時特
取沙隨尺法者何意續得沙隨尺法比古尺只長六寸許曰尺樣
溫公有圖後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沙隨所据
即此本也文集又問主式用尺程先生所謂省尺

者先生以為即溫公三司布帛尺不知其制長
短如何曰溫公有一小圖刻石偶尋不見然此
等但得一書為据足矣不必屑屑較計不比聲
律有高下之差也同上○尺式詳于律呂新書

是商尺六寸四分弱也張介賓類經所云亦與此合焉商尺今世工匠之曲尺也

○答曾光祖書曰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
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
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有官人自牌子亦無定
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為判合陷

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考也集文

○家禮集說或問今人以坐蓋為鞞櫝而罕用前啓兩窓之櫝間有用者則不復用坐蓋又夫婦共為一匣之制則為匾閣坐蓋以受一主其式見下圖而又難施考紫妣緋之鞞今當如何曰意古者置主於坐乃用帛鞞鞞之然後加蓋復置于櫝後人從簡不復兩用乃呼座蓋為鞞櫝沿襲用之故家禮藉下註云方閣與櫝內同

及櫝用黑漆且容一主則至今遂一向呼坐蓋為鞞櫝而不復依古制兩用矣以禮揆之則合依前式兩用者為是若欲從簡則依下圖合式止為匾閣坐蓋夫婦共為一匣則鞞帛亦何嫌於一色哉蓋前代重紫輕緋故有此分然吾以祖宗均視考妣又豈必規規以分重輕於事為之末哉且玄黃紫色



溫公書儀云版下有跌鞞之以囊藉之以褥府君夫人共為一匣此式疑似之

嘉謂家禮唯用積不取韜藉而無坐蓋

積韜藉坐蓋式

見卷首文集李堯卿所問之中有言一木匣從上罩下至跌則坐蓋此也但當時未有坐蓋之名

也伊川文集積韜藉坐蓋皆無之宜從家禮可也說命有黷于祭祀之誠若溫公書儀瓊山儀節則可謂煩矣

○答汪尚書論家廟已書曰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熹昨託陳明仲就借古今諸家祭儀正以孤陋寡聞無所質正因欲講求俟其詳備然後請於高明以定其論耳不謂乃蒙下詢使人茫

然不知所對然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况古

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於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

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為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橫渠先生止為京官而溫公云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為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為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

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爲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至陞朝官并爲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今品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其得失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之盛而況於古乎此好禮

之士所以未嘗不歎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禮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禮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于

禮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墓祭之禮程氏亦以為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因風還賜一言，以決其是非。焉則熹不勝幸甚。熹又嘗因程氏之說，草其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即請教也。

文集

○答蔡季通書曰：廟議亦不盡記。若士大夫以

下自有定制，但今廟不成，廟即且依程夫子說，自高祖而下，亦未為僭也。

續集

○答廖子晦書曰：廟議當時只用荆公之說，蓋伊川先生之意也。所謂不備九廟之制，蓋議者欲并祧僖宣二祖，而祧孝宗一室，則自太祖而至孝宗，纔八世耳。兄弟共為一世正使荆公之說未必當理，宣祖亦未合在祧數之限也。此事不當私議，然蒙見問，故謾及之，不必為它人言也。

文集

議見文集十五及六十九又八十三程子禘說後書可見

○余正甫問神坐上右曰漢儀后生在帝之右不知見於何處若只是後漢志注中所引漢舊

儀則與史之正文不同恐不足為據史記禘祫處皆云太

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而舊儀獨云高皇帝南面向高后右坐昭西向穆東向恐是妄說若

別有據則又未可知也但禮云席南鄉北向以

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則是東向南

鄉之席皆上右西向北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

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

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為尊與其

所定府君夫人配位又不相似不知何也大率

古者以右為尊如周禮云享右祭禮詩云既右

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是皆

以右為尊也又若今祭禮一堂之上祖西考東

而一席之上考東妣西則舅婦常聯坐矣此似

未便也文集又問神座尚右曰古人設席夫婦同

几恐不當引後漢各為帳坐之禮為證况其所

注自與正史本文不同耶又如下條席南向北

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鄭氏既

以上為席端則考坐在席端此坐在席末於禮為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北亦自有明文也同上

○答王子合書曰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奧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向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

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禘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群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為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為配位也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古禮也堂上之位則以南向為尊如儀禮鄉飲酒賓一字牖前南向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向為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皆云東向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

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為室中為堂上但猶以東鄉為尊則可見矣文集又曰祭禮廟室西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考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為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舛杭本亦多舊誤孝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為穩當耳同上

○答王子合書曰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為疑但不如此又難區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便考西妣東又與今人坐次相反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在西殊不齊整兩兩對設又似敵體不分尊卑况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南向即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為定之為愈也別集

○明雲間夏允彝輯訂海東彭瀆校補之家禮曰家禮列主位次祠堂并列四龕高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居中西第一龕祖居近東壁一龕禰居近西壁一龕按大明會典祠堂圖下云朱子祠堂神主位次以西爲上自西迤列而東豈不知左昭右穆之義哉然朱子明謂非古禮特以其時宋太廟皆然嘗欲獻議而未果家禮之作姑從前制故我聖祖太廟之制出自獨斷不沿於舊可謂酌古準今得人心之正者矣故今品官士庶祭祀遵用時制奉高祖居廟中第一龕曾祖而下則以次而列

○程子曰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遺書又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同上

○始祖小註劉氏璋曰茅盤用甃偏孟廣一尺

重刊章
文會彙編卷之二
四十一
餘或黑漆小盤截茅八寸餘作束束以紅立于盤內嘉謂太過之初六藉用白茅謂之藉則不可立也

○儀節曰本註條主婦執茶筥執事者執湯瓶隨之點茶蓋以神主櫝前先設蓋托至是乃注湯于蓋用茶筥點之耳古人飲茶用末所謂點茶者先置末茶于器中然後投以滾湯點以冷水而用茶筥調之茶筥之制不見於書傳惟元謝宗可有詠茶筥詩味其所謂此君一節瑩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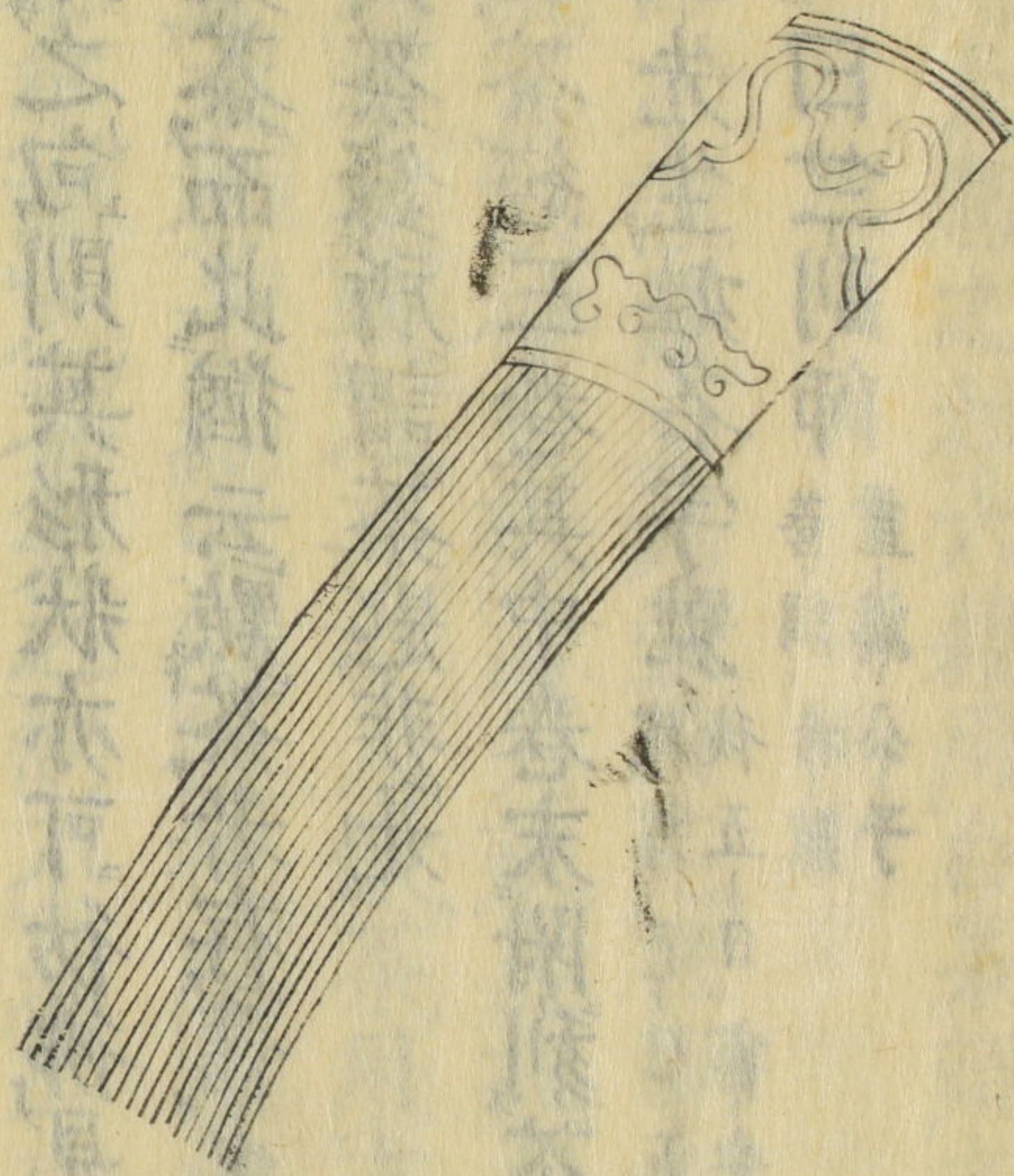
瑕夜聽松風漱玉華萬縷引風歸蟹眼半瓶飛雪起龍牙之句則其形狀亦可彷彿見矣今人燒湯煎葉茶而此猶云點茶者存舊也或謂茶筥即蔡氏茶錄所謂茶匙非是

○唐陸羽茶經三卷其中卷末附刻茶具圖贊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號咸淳己巳五月夏全後五日審安老人書其第十一曰竺副師善調希點雪濤公子

竺

副

師



贊曰首陽餓夫毅諫於兵沸之時方今鼎揚湯

能探其沸者幾希子之清節獨以身試非臨難

不顧者疇見爾嘉謂今茶筴正此也又下卷末茶譜明晉安鄭

校烟茶具十六事其第二曰歸潔竹筴筴也○嘉謂此非茶筴也

按事物紀原八許慎云陳留以飯帚為箱今人亦呼飯箕為梢其字彙筴同洗筴飯具

也○俗節小註楊氏條文集答張欽夫書中之說

○答汪尚書曰焚黃近世行之摹次不知於禮

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贈謚文字卻只告廟此

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得失也更乞台論幸

甚文集○周氏遺文與仲章姪書曰近世中得先公加贈宦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幸事

汝備酒果香茶拈壙前告聞先公諫議也

○答李晦叔書曰魏公贈謚只告于廟疑為得

禮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更冀裁之文集

楊氏曰按先生文集有焚黃祝文云告于家廟

亦不云告墓也

○祖庭事苑六曰寵謚應聖之號所以焚其敕

黃唐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敕施行既為永式

比用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後尚書省頒下諸

司州縣并用黃紙嘉謂敕黃用黃紙所以防于

蟲蠹而焚之何耶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

則燹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

是以尋常焚真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

著事事做去焚但無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宦

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處尋常人家做去焚

然亦無義耳語類九十一此說蓋不以焚為是文集有

焚黃文者且從俗耳儀節曰先日命善書者以黃紙錄制書一通以盤盛置香案上正中云云讀祝俯伏興拜興平身主人復位跪宣制辭祝東面立俯伏興平身焚香執事者捧所錄制書黃紙即香案前併祝文辭神祝文曰祇奉命書且喜且悲敬錄以焚唐謂禮考儀節謂留制書而不焚

○李晦叔問子事父母劉元承所編二先生語錄謂婦拜於堂下子不當拜於堂下蓋父子主恩婦乃義合日子婦一例恐不當有分別温公

祭畢獻壽雖言叙立如祭所之位而不言陞降恐亦皆在堂上也文集

○漢書賈誼傳曰備父糧鉏慮有德色師古曰糧摩田器也言以糧及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為恩德也糧音憂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服虔曰諄猶罵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諄音碎

○文選補亡詩六首東廣微作之第一南陵孝子相戒以養也其詩有馨爾夕膳絜爾晨羞之句

○輟耕錄十七曰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

後哺前小食為點心唐史鄭修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正宗贊德山見性禪師負青龍鈔出蜀至潭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點心婆指擔曰者是什麼文字曰青龍疏鈔曰講何經曰金剛經曰我有一問若答得即與點心答不得且別處去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

○玉篇喏人者切如酌切敬言

○韻會唱下增韻引也又揖相傳唱喏集韻喏者應聲也想古人相揖必作聲不默然參會問也宋人記虜庭事實云云嘉謂如餘冬序錄所云小學筆錄載之

○福云壽云詩之天保南山有臺蓼蕭闕宮頌之冠禮三加祝之

○萬福攸同蕭

○韻會壽下曰古人以物結納人必曰為壽史記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

壽又刺客傳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皆非以生日為壽也

○韻府鈴下引戎幙間談云翰林院懸鈴備夜警急文書引之以代傳呼長慶中河北用兵鈴夜作聲如人引索視之無人院中私候其鳴急則兵事急鳴緩則兵事緩時元相亦在院詩云神撼引鈴索又索下引蘇續志云唐學士院深嚴雖中使文書事必先動鈴索俟小判官出乃授院吏

○前漢蕭望之傳曰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古師

日皆官者之給賤役者也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為趣趨向也

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

○賓字冠者曰禮儀既備云云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嘉謂辭命乃字之序之說此也

○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繼後世也或以繼嗣藉口妾媵無數則亂之道也醫家五字訣見萬病回春本學統宗不可信之矣

○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左傳文十六年

○古詩云結髮為夫婦文選蘇子卿詩

○李廣言結髮與匈奴戰史漢李傳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

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

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

子子厚云絕非禮義更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

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

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遺書

文會筆錄一之三

七星板儀節曰用板一片其長廣棺中可容者

鑿為七孔嘉謂為北斗七星見三才圖繪

○程子曰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為王

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

曰深山為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為虎狼食

貴人為螻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

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栢心為久後

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遺書

○小註高氏言松脂之利得之但蚌粉黃蠟不可用矣胡氏謂用油蠟則松脂不得全其性但油則用可也彭止堂謂松脂江南用之適為蟻房嘗於南土試之不曾然也

○檀弓曰重主道也註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嘉謂文公二年三傳及祭法疏可考又謂家禮虞主便用栗終不改之簡而不煩矣主式近思筆錄詳之又文集答郭子從問重書曰三禮圖有畫象可考然且如溫公之說亦自合時之宜不必過泥古禮也

○不作佛事下溫公語小學隳枯而載之語甚圓矣

○釋氏六帖十五殺戒神名七佛咒經云一名波吒羅二摩和羅三波睺羅四呼奴吒五賴羅吒皆殺戒神名

○祖庭事苑六曰那吒叢林有析骨還父析骨還母之說然於乘教無文不知依何而為此言愚未之知也

○金正甫問南首曰按士喪禮飯章鄭註云尸

南首至遷柩于祖乃注云此時柩北首及祖又注云遷柩鄉外則是古人尸柩皆南首唯朝祖之時為北首耳非温公創為此說也若君臨之則升自阼階西鄉撫尸當心是尸之南首亦不為君南面弔而設也又史記背殯棺之說按索隱謂主人不在殯東將背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哭是背也天子乃於階上南面而弔也正義又云殯宮在西階也天子弔主人背殯棺於西階南立北面哭天子於阼階北立南面弔也按

此一說則是設北面者子北面耳非尸北面也

文集又問南首曰必謂尸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

只喪大記大歛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儀禮

士南領以此推之恐國君以上當北首耳然不

敢必為然若無他證論而闕之可也同上

○陳明仲問靈席居中堂曰家無二主似合少

近西為宜文集○朱書節要註詳此問答是陳妻喪也

○郭子從問銘旌曰古者旌既有等故銘亦有

等今既無旌則如温公之制亦適時宜不必以

為疑也文集

○李繼善問昨者遭喪之初服制只從俗苟簡不經深切病之今欲依古禮而改為之如何曰服已成而中改似亦未安不若且仍舊文集

○答陳明仲書曰喪服前書已且去昨日又略為元伯道一二恐古制未明或且只用四脚襪衫之制亦可但虞祭後方可釋服然後奉主歸廟耳自啓殯至虞其間吉禮權停可也次日恐亦未宜遽講賀禮恐令嗣有未安尊兄以禮意

喻之則無疑矣此最禮之太節精意所在衣裳制度抑其次耳文集

○答周叔謹書曰喪禮前書已報太槩適再考儀禮經五服皆有之一在首一在要大小有差斬衰條下傳中已言之故不復言耳要經之下又有帶斬衰絞帶齊衰布帶是也蓋經帶以象吉服之太帶此帶則象吉服之草帶屈其一端立貫之還以挿於要間非齊衰則止用布帶而無要經也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

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
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
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
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辟領儀禮注云辟領廣
四寸則與濶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與來書
所言不同不知何故詳此辟領是有辟積之義
雖廣四寸須用布濶四寸長八寸者摺其兩頭
令就中相接即方四寸而綴定上邊於領之旁
以所摺向裏平面向外如今裙之有摺即所謂

辟積也溫公所謂裳每幅作三幅者是也如此
即是一旁用八寸兩旁共尺六寸矣管屨疏屨
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
衰用麻鞋可也麻鞋卒伍所著者文集

○答黃商伯書曰示喻向來喪服制一字私固疑
之幪頭四脚所喻得之矣但後來報狀中有幪
頭又有四脚各爲一物與此注文又不同不知
當日都下百官如何奉行固無一人來問以書
扣禮官竟亦未報也至於直領襴衫上領不盤

此間無人曉得遂有爲之說者云但用布夾縫繞頸直過畧作盤領之狀而不用斜帛接續盤繞州縣多用此制詳此只是杜撰但禮官之意却未必不是如此然想官人亦未必曉只是手分世界中化現出來耳竊疑直領者古禮也禮圖欄衫者今禮也如公服之狀必是古事中可見曾有一說而今遂合爲一然矛盾而不合於是爲此杜撰之說以文之耳更以報中第一項證之既有斜巾又有帽又有四脚又有

冠一曰之中一元之上并加四服此并合古今之誤蓋斜巾本未成服之冠如古之免帽却與四袂衫爲稱四脚即與欄衫爲稱二字即見三禮圖者當與直領衫裙爲稱今則并加四字而下服有欄有裙亦是重複而真直領之衣遂廢只此一事便令人氣悶今幸有討論之命然亦未見訪尋士大夫之好古知禮者次第又只是茅纏紙裹不成頭緒近報作百日禮數此亦不經之甚且唐制本爲王公以下豈國家所宜用耶

○李晦叔問為長子三年及為伯叔兄弟皆暮服而不解官為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月相戾矣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云不禁冒衰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集文

○答孫敬甫書曰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死則為之服總麻三月此其名分固有所係初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然其為禮之隆殺則又當聽從尊長之命非子弟所得而專也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

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朋友之喪古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耳然不言日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當但爲位哭之不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爲之節難以一定論也小詞前輩亦有爲之者顧其詞義如

何若出於正似無甚害然能不作更好也

文集

○大功爲兄弟子之婦小功爲兄弟之妻卷首圖亦如此可疑楊氏儀禮圖昆弟子婦小功而昆弟婦不記其服也

○余正甫問魏元成加服曰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加至五月非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爲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徵奏云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之子婦同服大功其加衆子婦之小功與兄弟

之子婦同爲大功按儀禮自無兄弟子婦之文不知何據乃爲大功而重於庶婦竊謂微意必以衆子與兄弟之子皆暮而其婦之親踈倒置如此使同爲一等之服耳亦未見其倒置人倫之罪也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然則徵議未爲大夫但以理論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姨與舅自合同爲總麻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抑此增損服制若果非是亦自只合坐以輕變禮經之罪恐與失節事讎自不

相須也蓋人之資稟見識不同或明於此而暗於彼或得於彼而失於此當取節焉不可株連蔓引而累罪併贓也文集又問昨來所喻云魏元成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者今又見喻云禮經太抵嚴嫡故重衆子婦不得仇嫡故殺之世父母叔父母與兄弟之子服均於暮則爲旁尊而報服是不當混於衆子子婦也曰禮經嚴嫡故儀禮嫡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

制爲之太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
然於親疏輕重之間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
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太功之
重而但升嫡婦爲暮乃正得嚴嫡之義升庶婦
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來喻乃深
譏其以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創置人倫
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婦
也喜前所考固有未詳所疑固有未盡而今承
來喻又如如此亦非喜所以致疑之意也幸更詳

之同上。姨舅嫂叔
服之問答見同卷。

○李敬子問潘外家司姓外祖早世外曾祖復
子一戴姓者戴死無子只一女舅氏爲之服三
年喪且合葬祖塋祠之家廟屢稟之舅氏遷戴
氏葬之它所改外祖合葬外二字祖母之側除
戴氏之享使其女王之量分產業使之備禮事
今雖未行而朋舊多以爲然續又思之云云曰
初說甚善然亦有一句未是以河廣之義推之
可見又思以下則又過矣不共戴天謂父母見

殺而其人不可死者耳移之於此似非其倫若果如此則禮經何為而制服耶夫死而嫁固為失節然亦有不得已者聖人不能禁也則為之制禮以處其子而母不得與其祭焉其貶之亦明矣文集

○葉味道問按雜記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者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罕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

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今賀有姑其夫家字反歸父母家既耆耄佗日捨兄弟姪之外無為主者但不知既無所祔豈忍其神之無歸乎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佗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文集

○奉陽君捐館舍史記蘇秦傳

○五內分崩翰墨全書注如分五臟

○外書曰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

善否

○胡伯量問其舊聞風水之說斷然無之比因
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審諸已又
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略聞或者以爲塋窆坐向
少有未安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盡
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爲害然世俗之人
但從時師之說專以避凶趨吉爲心既擇地之
形勢又擇年月日時之吉凶遂致踰時不葬某
竊謂程先生所謂道路窰井之類固不可不避

土色生物之美固不可不擇然欲盡人子之心
則再求衆山拱揖水泉環繞藏風聚氣之地至
於擇日則於三日中選之至事辨之辰更以決
其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環
繞於前又考其來去之吉凶雖已脗合又必須
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不知然
否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
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
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

○祠后土儀節曰按古禮雖有合葬墓左之文而無所謂后土氏者惟唐開元禮有之温公書儀本開元禮家禮本書儀其喪禮開塋域及窆與墓祭俱祀后土然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有似乎僭考之文公大全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氏為土地之神

○韻會子下曰俗有云日子者按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文年月朔日子南史劉之遴與張纘

等參按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隨袁充上表寶曆之年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日十二時每日必起日子日子之稱其是乎

○作夾隔小註前二條此語類八十九之說楊氏說中朱說則見文集四十五語類議范家之說文集木槲瀝青無益之說皆非也嘗以瀝青三物數處入地深丈餘而數歲逐四時或發此

或發彼視之果知用松脂爲不易之良法矣又板兩面及四畔塗松脂埋之視之板猶新也又松脂加油之外不可更加一物矣加一物則不得全其性皆所曾試也因敢識于茲

○李繼善問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九品以下至庶人無誌石而溫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爲據曰既有朝奠則朔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但誌石或欲以爲久遠之驗則略其文而淺瘞之亦未遽有僭倂之嫌也

嘗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壙上一二三尺計即它日或爲畚鍤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壙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

○李敬子問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曰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志之說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

文集

○陳安卿問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曰喜家不曾用文集

○程正思問設啓奠祝詣殯前跪告祝詞依高氏書日內復具饌以辭訣曰葬前數日啓殯前未可謂之辭訣恐是日但設奠而啓殯至葬前一夕乃設奠辭訣文集又問啓喪遣奠用高氏書說文曰高氏祝詞云形神不留者非是據開元禮當作靈辰不留旋亦當作柩今雖不用此詞亦謾及之同上又問按禮既虞之後以吉祭易喪

祭吉祭喪祭何辨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而已虞始用祭禮卒哭則又謂之吉祭其說則高氏說已詳矣但古禮於今既無所施而其所制儀復無吉凶之辨惟溫公以虞祭讀祝於主人之右卒哭讀祝於主人之左爲別蓋得禮意大抵高氏考古雖詳而制儀實踐不若溫公之愨實耳同上

○桃拔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祿兩角者爲辟邪見韻會邪字下及三才圖會

○金而精問合葬之墓碣面兩書墓字何如退溪答云府君書墓而夫人只書祔字似得宜也

退溪集 二十八

○胡伯量問某昨者營葬之時結屋數椽于先壙之西既葬後與諸弟常居其間庶得朝夕展省且免在家人事混雜敬子以為王喪者既葬當居家蓋神已歸家則家為重若念不能忘却令弟輩宿墓時一展省可也程先生論古人直是誠實處最可觀又以質之舜攷云廬墓一節

不合聖賢之制切不須為之某既聞此二說不欲更遂初志日即則在家間中門外別室更常令一二弟寄宿墳庵其時一展省未知可否曰墳土未乾時一展省何害於事但不須立廬墓之名耳

集

○改葬儀節曰家禮無改葬采集禮補入云云

○火葬宋太祖禁之見續通鑑程明道禁之見淵源錄程

氏遺書議之程書抄朱子議之朱書抄

○殉葬非禮也見檀弓朱子論之見秦風黃鳥詩傳明英

宗始止之李賢陳文彭歎曰此事尤高出古今
真盛德事也見皇明通紀嘉謂秦獻公止從死
見史記天子止之獨英宗耳故李

陳等云爾

我國垂仁天皇始禁之孝德天皇亦禁之

○陳明仲問先遣柩歸而奉窆帛終喪埋帛立

主時在官所曰此於古無初既不能盡從古制即且

如此亦可然終不是也集文又問廟別三世別設

一位於其下曰禮卒哭而祔於祖姑三年而後

入廟今既未葬則三虞卒哭之制無所施不若

終喪立主而祔祔畢於家廟旁設小位以奉其

主不可於廟中別設位也愚見如此未知是否

告更以溫公書儀及高氏送終禮參考之當有

定論也同上

○祥祔遷廟先生與陸子壽論之答葉味道書

言之又答許順之王晉輔胡伯量李繼善書亦

論之甚詳共見文集小註楊氏所引先生與學

者書祔與遷是兩項事是答王胡李氏書中之

語

○李孝述繼善問自燔之孝述曩以先兄在嫡

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為嗣既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子已卒之後孝述遂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為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板之題只從弟稱及領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有攝主

嘉按文集胡伯量問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為

之立後但既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問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孝述為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為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為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即可主祭為復待其成人或稍長方可若即可主祭則今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

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今日易從子稱異日復
易從弟稱有瀆漫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
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注不
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
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爲必從幼子主之理
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先生批云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
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集續

○李繼善問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爲母

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曰宗子成人而無
子當爲之立後尊厭之說非是文集又問嫡子死
而無後當誰主其喪曰若已立後則無此疑矣

○答陳明仲書曰喻及喪禮踰暮主祭之疑此
未有可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
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主祭乎但不
可純用吉服須略如弔服或忌日之服可也更
告博詢深於禮者議之文集

○蔡虛齋集二廬墓文移曰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蔡字為廬墓以終喪服事據饒州府呈據本府儒學申據本學廩膳生員周鴻呈有母董氏於弘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病故至次年閏七月二十六日父又繼故鴻居喪三十九箇月母喪雖終父服尚缺一十五箇月况廬墓未滿二年痛哀之情不能自釋云云如蒙呈乞姑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等因備呈到職參照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

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繼喪父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及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今乃欲於母喪二十七箇月之後復脩父服如數則是方母服未滿之先其衰父之念能且過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蓋雖過厚之意實非中正之行方今三重昭昭文軌攸同自用自專常刑罔赦吾所期於鴻者要在為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使無名過其實乃為恰好不謂此舉乃涉迂怪也

故爲直之使知所勵

○董叔重問服父母之喪而祭記祖先當衣何服與居母喪而見父居父母喪而見祖父母其朔且歲節上壽爲禮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喪謂非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與不合設几筵出聲哭舅姑俱存而子婦丁其父母憂雖合奔喪然卒哭後必當復歸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節序變遷不審可以發衰出聲否見舅姑及從舅姑以祭不知所易當何服乞賜垂誨曰古者

居喪三年不祭

見曾子問

其見祖父母之屬古人亦

有節文不盡記然上壽之禮自不合與所生母

喪禮律亦有明文更宜詳考亦當稍避尊者乃

爲安耳如女已適人爲父母服暮禮律亦甚明

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

之服可也

文集

○答黃商伯書曰心喪問大意甚善但云本生

之服視其屬之親疎却似不然蓋不問其親疎

而槩以齊衰不杖期服之也本生繼母蓋以名

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已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况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此兩節幸更考之文集

○竇文卿問夫為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曰恐不當祭喜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節祠見韓魏公祭式文集又問未葬不當祭時或遇先忌又不知當祭否若祭則又何服曰忌者喪之餘

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恐亦可暫停也同上又問古者父在子為母期夫為妻期其練祥禫之祭皆同今制夫為妻服與古同而子為母齊衰三年則夫為妻大祥之日乃子為母小祥之祭矣至於子為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恐只是夫為祭主其辭曰夫某為子某薦其祥事如曾子問宗子為介子之禮不識可否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即釋服大祥

之祭夫亦恐須素服如弔服以祭但改其祝詞

亦不必言為子而祭也同上又問父在母沒父既

除期之喪子尚為母服其見父之時當以何服

曰此於禮無文但問喪有父在不杖之說可更

檢疏議參訂之又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

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于妾祖姑既不世祭至

後日子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

知合祭幾世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

之俟更詢考也同上又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

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何曰世祭與否未可

知若祭則稱之為祖母而自稱孫無疑矣同上

○李孝述問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

畢老母欲令今冬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

乃齋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

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

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先生批云若叔

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

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續集又問孝

述謹按禮婚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沒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為復受叔父之命耶先生批云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為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上同又問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先生批云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禮

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同上

○李敬子問燔祖妣捐棄朋友以劉輝嫡孫承重事見告遂申州以請于朝續準報許後見范蜀公亦嘗論及乃知輝非苟然者而舜弼始終以為此事只當從衆今事已無及但朋友間不幸而值此不知當如何曰若父是祖之嫡長子已是父之嫡長子即合承重無疑如其不然則前日之舉為過於厚亦不必以為悔也朋友之

間則但當以禮律告之不可使人從已之誤也
當言循理守法不當言從衆文集

○葉味道問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略
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之
文注云義服恩輕不知自始死至未葬之前可
以通行何如但一人向隅滿堂不樂服既不輕
而飲食居處獨不爲之制節可乎曰禮既無文
不可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
私家則自如其或可也又問喪大記三年之喪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
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
皆三月不御於內不知小功總獨無明文其義
何在曰禮既無文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文集

○葉味道問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
矣今有男就成於女家久而未歸若婿之父母
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
服如之何曰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塗之禮行
之可也然既嫁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夫家耳

又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當弔乎曰恐無不弔之理集文人而末禮亦與之父母

○胡伯量問按禮居喪不弔其送葬雖無明文然執紼即是執事禮亦有妨鄉俗不特任弔送喪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何曰吉禮固不可預然弔送之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集文

○答周舜弼書曰葬事不易便能了辨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閔卜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集文

○答嚴時亨書曰居喪不祭伊川橫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讓行事亦無不可也集文

○答曾光祖書曰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

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
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
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亨則以墨衰
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
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
祖不必別議
稱呼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
恐當以太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
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幸
更詳之此事尚遠可徐議之也文集

○范伯崇問王制喪三年不祭云云曰在喪廢
祭古禮可攷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
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
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
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
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
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
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
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

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温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攷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恣講更與知

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熹常解此文備禮而非致慤焉之為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更思之文集

○胡伯量問喪大記有吉祭而復寢之文疏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不審所謂吉祭即月享或禘祫之禮否曰月享無

明文只祭泣國語有之恐未足據吉祭者疑謂
禘祫之屬然亦無明據今以義起可也不然即
且從大記疏說文集

○答陳明仲書曰祭禮比得書亦及此數條各
已隨事釐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為別廟
或有庶母又為別廟或妻先亡又為別廟弟先
亡無後亦為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
五等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
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

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自不妨隨俗
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
精於祭事熹鄉里却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
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摩史載富
鄭公用垂脚黪紗幘頭黪布衫脂皮帶如今人
禫服之制此亦未得汪文報不知以為如何也

文集

○胡伯量問居喪月朔殷奠薦新及歲時常祀
合與不合舉行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

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亦如薦新行之可也文集

○答王子合書曰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為無據也見成服及禫處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熹頃居喪不曾行但至時節略具飯食墨衰入廟酌酒瞻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

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文集

○胡伯量問某居喪讀禮欲忘意隨所看所見逐項編次如書儀送終禮之篇自仍取儀禮禮記朝制條法政和儀略之類及先儒議論以次編入庶幾得以維持哀思不知如何曰有餘力則為之不必問人若力未及即且先其功夫之急切者乃為佳耳文集○忘當作妄

○李繼善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

祠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弁致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書又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于其廟此似爲得體鄭氏周禮注太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既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

後遷耳比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細考之可

見文集

○外書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彥端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

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况立

廟自伊川始乎尹子親注云此一段義語○嘉

謂彦端當作端彦按康紹宗重

編二程全書河南程氏世系之語類九十七問

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

人為之耶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侯師聖如

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

○與黃子耕書曰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

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

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

未安向見范文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牒

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

品物亦當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祝亦可也

集文○答劉平甫書曰熹兼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

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

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

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

主而祭必於廟惟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

庶子居者代之祝曰某子某宗子使介子某庶子
名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
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
方或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
其田祿脩其薦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
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闕
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中制適古
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王以從之於事為宜
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二王常相依則精神不分矣

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
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
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喻留影於家奉
祠版而行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
祭上及高曾又非所以嚴太宗之正也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
處矣學絕道喪此語世所罕聞聞之必以為笑
然以吾友下問之勤不敢不以正對待次試以

稟知更與圭甫熟講斷然行之一新弊俗共甫
博學多聞亦不應以此爲怪也更詳思之集文

○李晦叔問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
說云耳輝詳此意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廢子
止以其牲祭于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
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
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
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爲宜向見
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

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
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更詳之集文

○李晦叔問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
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母配輝竊
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
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
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曰程
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
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古今

家祭禮中亦有此段但恐彼無本耳歟又問橫渠先生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婚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几筵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輝頃看程氏祭儀謂凡配用正妻一

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輝當疑之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享可乎先生答云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輝竊疑橫渠乃是及至理而論不得不然若欲處之近人情只合從先生所答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

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
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大過
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
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杌隉而不安者唯葬
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
可耳同上

○答葉仁父書曰示喻祭禮曲折府中自有古
今家祭禮印版諸家之說皆備如伊川主式亦
在其間可令人置一本試詳考之即可見矣但

古尺當時所傳恐或未真今別畫一樣去可更
參考如不同即當以此爲定也廟中自高祖以
下每世爲一室而考妣各自爲主同兩娶三娶
者伊川則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祭
之他所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並
配其說見於會要可考也亦在印本古出妻入
廟決然不可無可疑者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
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此
經見但以意定如此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
可更與知禮者議之

有不可忘者方放此例足矣諸家之禮唯韓魏
公司馬溫公之法適中易行今皆見印本中但品味之
屬隨家豐約或不必如彼之盛而韓氏齊享一
條不可用耳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
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當疑其禮近於禘祫
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
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二廟而于祫可以
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為過矣
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文集

○答陳安卿書曰王祭事據禮合以甲之長孫
為之乃是若其不能則以目今尊長攝行可也
如又疾病則以次攝似亦無害異時甲之長孫
長成却改正亦不妨也為僧無後固當祭之無
可疑文集○出家則父之罪人何祭之但父所
許者亦自不得不已者歟而祭之則用素
歟

○徐居甫問禮支子不祭祭必告宗子然諸子
之嫡子有是襲爵其次子始立宗大夫士以適
子為宗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垂百代之傳而

不敢少慢者後世禮教不明人家多以異姓為
後寓所見鄉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
無後遂立異姓為後後來弟却有子及舉行祭
禮異姓子既為嫡主與凡題主及祝版皆用其
名若論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預
其祭而已今異姓為後者既非祖宗氣血所傳
乃欲以為宗子而專主其祭乎寓意欲以從弟
之長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禮庶幾祖先
之靈或歆享之不知可以義起否伏乞裁教曰

立異姓為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

預祭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

文集又答詹元善書言歸宗之

事○異姓為後之事南軒一樂堂記論之北溪字義亦論之字義所引繁露之事今本無之黃氏曰批謂可有異本語類百三十七曰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程泰之繁露後序及瑯邪代醉第十可見又李克用養子事見通鑑綱目唐昭宗大順元年

○時祭卜日分至之義詳于語類九十及九十

四張書抄一略注之

○退溪集二十五答鄭子中別紙曰卜以环玦古所未聞而後世用之其問於神明之意則與

古奚異然其為物不能如著龜之靈則安能保其必得神明之告而不差乎只緣龜卜不傳著草又不可得則不得已而用其次故其於筮占亦用竹筮意亦如此耳

○退溪集三十九鄭道可問時祭或前旬擇日或例用分至或例用上丁不知誰最得宜所謂環琰即今之何物若仲月有故則季月當不祭否曰家禮卜日註溫公及朱子說已明不必更求異况環琰今不知為何物以意造作而用反

涉不虔乎過時不祭禮經之文

嘉按過時不祭曾子問之文

○篇海類編環琰古者以玉為之

○彊識略十曰演繁露作卜教云後世問卜于神有器名曰盃琰者以兩蚌殼投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或以竹或以木斲削如蛤形而中分為二亦名盃琰言蛤殼中空狀如盃也琰本合為教言神所告教今野廟止破厚竹根為之又我太祖起兵上琰伽藍得一俯一仰後一筊卓立俗字亦作筊又作筊與宋太祖入高辛

廟上竹杯筴亦一俯一仰為聖筴事同見餘冬

序錄嘉按演繁露宋

○餘冬序錄五我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
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上祝伽藍神以
竹筴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
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筴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
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誰而後昌乎
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為難復祝
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

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
辛廟香案有竹杯筴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
俯一仰為聖筴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
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
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為留守題廟
中詩有庚庚大橫兆警效如有聞之句蓋謂其
事與我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嘉按明祖之事
孤樹哀談卷首

載之

○焦氏筆乘四曰退之謫陽山令嘗謁衡嶽有

詩云手持杯玦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退之
 卒內召玦固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
 辛廟以玦陰陽為聖卜其後祿自小校上至節
 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天子乎一擲而聖
 我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玦
 卜曰守此則陰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
 莫不容予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
 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
 哉豈天子為天地人物之主山川鬼神隨在而

呵護之耶何其受命之如響也

○釋貫休詠竹根玦子曰出處慚林藪才微幸

一陽不緣懷片善豈得近馨香節亦因人淨聲

從擲地彰但令筋力在永願保時昌見禪月集八魏

仲先竹玦環詩曰誰製破筠根還同一氣分吉

凶終在我翻覆謾勞君酒欲祈先酌香因擲更

焚吾嘗學丘禱嬾把祝云云見瀛奎律髓二十一十七

○堯山堂外紀四十一五代孟賓于卜玦華山
 一年乞一玦凡六擲得上上大吉後果六舉及

弟自號群峰叟有詩百篇可號金鰲集

○本草時珍曰將旦首汲曰井華

○小註司馬溫公曰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庶之家故但焚香酌酒以代之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蓋既奉主於其位則不可虛視其主而必拜而肅之故參神宜居

於前至灌則又所以為將獻而親饗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於後然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先降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為拘

○退溪集三十九鄭道可問參則先降神祭則先參神何意曰參則是日之禮本為參而設若先參則降神後都無一事其所以先降神者為參故也祭則降神後有許多薦獻等禮所以先參而後降耳

○家禮正至朔望降參俗節朔日有事則告正如

至朔日正氏義降參虞降參卒哭降參祔降參小

祥降大祥如小告遷如朔日禫如太時祭降參

始祖降參先祖降參禩降參忌日降參墓祭降參嘉所覽之

本皆如此未見北溪所言之本

○李堯卿問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考禮經

輒從世俗立家先龕子妄意按溫公書儀立牌

子不知用古尺只用匠者尺頗長大且實植於

跌考用紫囊妣用緋囊考妣共用一木匣從上

罩下至跌伏承台教云而今不可動謹輒再有

懇請家中所設之主既不可動尋常只講俗節

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禩祭某

皆預陪祭執事之列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

祧高祖而祀先兄為禩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闕

高祖之祭下無禩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

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遇當祭禩之

月亦欲私舉禩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

有祭庶子祭禩於禮經不合曰此事只合謹守

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况有俗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文集

○答汪尚書書曰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

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為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為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為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為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愚見如此不審台意以為如何敷

○堯卿問荆婦有所生母在家間養百歲後只歸祔於外氏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婦家凌替欲祀於家之別室如何曰不便北人風俗如此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我祀父母明日不復祀矣是亦祀其外家也然無禮經語類九十按上谷郡君之語見伊川文集郡君家傳明日作明年何孟春辨之見餘冬序錄四十二

○答蔡季通書曰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為之或者頗以僭上為疑亦不為無理亦并俟詳

議也文集

○儀節曰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程子說也朱子作家禮多取溫公而此二條則用程氏焉楊氏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朱子于小學書亦既載程子斯言嘉謂近思錄亦已借曰家禮未成之書而小學則已成矣嘉謂近思錄亦已而不刪去之必有其說語錄又有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之說考禮禘為王者之祭祫則諸侯亦得行也則祫比禘為小矣

朱子他日答或人書論祔及遷有取橫渠喪畢
祫祭太廟祭畢還主送遷之說則亦不以祫爲
非由是觀之則先祖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
同居止四代者固不必行此祭其有合族以居
累世共爨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席而祭恐難
以萃會人心于孝享之義宜于立春之日中設
先祖考妣位于堂中自先祖而下考左妣右分
爲兩列每年一行庶幾累世不分者得以萃聚
群心總攝衆志敬宗睦族于悠久云

○胡伯量問比者祥祭止用再忌日雖衣服不
得不易惟食肉一節欲以踰月爲節不知如何
曰踰月爲是文集

○胡伯量問忌日之變呂氏謂自曾祖以下變
服各有等級聞先生於諱日亦變服不知今合
如何曰唐人忌日服黻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
絹衫帶黻市文集

○李堯卿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
如何衆子孫當何如伯叔父母兄弟孫姪嫡子

衆子及再從三從已往忌日又當如何曰橫渠
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且主祭者易以
黻素之服可也文集

○退溪集二十八答金惇叙書曰忌日既已行
之於當朔當日矣其於閏朔遇是日何有再行
之義乎此意厚而不達於禮不可爲訓典也

○答王晉輔書曰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
土神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
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爲一分

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爲
便也文集

○李堯卿問某家中自高祖而上三墓埋沒草
間高祖墓又被曾叔祖以不利其房下欲改葬
方發故壙見其中甚溫燥倉皇掩塞墓面磚石
狼籍自先世皆不及整三墓相去三四里之內
又在田頭某徃來其下甚不遑安今欲重脩整
春秋薄請墓祭之禮令舍姪王之不審於親盡
之墓合祭否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

無害文集

○答張欽夫書曰祭說辨訂精審尤荷警發然此二事初亦致疑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敬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

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承誨諭以爲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况今於此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宜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

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
理亦豈得為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
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
起其於今日之儀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
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
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
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
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
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一祭

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
神不敢自專之意其它如此脩定處甚多大抵
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
承用者為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為一篇
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
幸甚文集○朱書節要注盡廢之謂并
飲食宴樂而廢之履端見左傳
○答林擇之書曰敬夫有書理會祭儀以墓祭
節祠為不可然二先生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
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時節隨

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愬然於祖宗乎？此恐大泥古，不盡如事存之意。方欲相與及復，庶歸至當，但舊儀亦甚草草。近再脩削，頗可觀。一歲只七祭，爲正祭。自元旦以下，皆用告朔之禮，以薦節物。於隆殺之際，似勝舊儀，便遽未及寫去。文集

文會筆錄一之三終

